



Commun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

— 王永益 著 —

Commun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

—王永益 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王永益著. —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 - 7 - 214 - 21048 - 7

I. ①社… II. ①王… III. ①社区—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 IV. ①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8687 号

书名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

著者 王永益
责任编辑 史雪莲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4.5 插页 1
字数 187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21048 - 7
定价 3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共同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简单来讲，它是由一定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志趣而凝成的人类群体。我国学者早先把英文 community 一词翻译成社区，指代传统的人群聚落，其核心意涵就是共同体。随着现代社会的演进，这种具有典型共同体特征的传统社区不断变迁，人们开始质疑现代社区的共同体属性。在我国，具有共同体的典型特征的传统村落日益减少，出于管理和建设需要而冠之以社区名称的“行政性”社区的共同体特征并不突出。在这样一个正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型的时代，我们正在建设的社区还是不是共同体？在何种意义上是共同体？是什么样的共同体？在现代社会新的“碎片化”趋势下，还能否重新整合成为共同体？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显然，社区的概念并不简单。正如分工就意味着合作，“碎片化”也意味着新的利益组合更可能产生，而这种新的利益组合可能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元到多元的不同状态，最简单的只有某一方面的共同利益诉求即构成共同体，我们这里所研究的社区显然是一个具有多元共同利益诉求并处于变动中的复杂共同体。社区概念因其在实践中运用的泛化，其中的共同体内涵被淡化，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

种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本书实际上是以我国城市社区为范本,研究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尝试。对于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将在后续的著作中进一步展开。

作为一种客观社会现象,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并不取决于“社区”名称是否出现。然而,在我国社会实践中,人们对“社区”的感知,却与“社区”名称的出现密切相关。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生活和居住的空间,由于是依附于单位,因此被称为家属区;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随着单位体制衰微以及房屋产权性质变化和居住人员多元化等因素出现,这一空间逐渐与单位脱钩,而成为一个独立性较强的多功能空间,为此,中国官方开始将这一空间称为社区,并将完善社区功能的工作称为社区建设。我们是首先冠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社区”,赋予它一些功能性的目标,并努力去把它塑造成理想中的“社区”。这样就出现了“社区建设”的范畴,学者们通常把这种社区称为行政性社区。随着在社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对国家建设全局的影响越来越大,社区建设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关注。

同时,社区建设也不断迎来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我国经历了由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一般认为,社会治理是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越强,社会治理的基础就越实,他多次到社区进行考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在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指出,“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

社会治理是我国面对社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出的促进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新方略,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而基层治理又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精神引领和思想导向作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在社区建设的背景下不断被重新提出、重新诠释、重新定位,在全面深化社区治理的新形势下,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也将被赋予新的内涵和使命。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是社区治理主体对社区成员进行的以促进社区和谐善治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它的核心是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和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在人的主体性日益觉醒的当下,双向互动将是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特征,这对施教者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随着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既是党在社区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社会治理形势越是复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越是重要。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称为社区治理的灵魂,在社会治理新形势下,如何依据社会治理在社区的新体现和新要求,扎实有效地开展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使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治理全局,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实际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就不断遭遇效率低下的挑战,21 世纪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理念开始进入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视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也随之成为思考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转型催生的社会治理新形势下,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有了新的依托和新的实践,多彩的时代和丰富的实践,为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提供了基础,也提出了需要。

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推进过程中存在这样两类问题,一类是在社区发展过程中随社会发展大势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一类是社区建设主体因工作方式方法或主观态度等原因对某些问题处理不当而带来的次生问题。前一类是以自然历史发展过程的视角来审视社区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有客观性和一定的普遍性,后一类是对社区建设者的活动进行具体评判,有主观性和特殊性。两类问题之间又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

当社区建设进入学界的视野后,它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的学科所关注和阐释,学者们也尝试以综合性的视野来思考这一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后来者,或许能对问题的思考有新的启发。本研究以中国社会转型下的城市社区建设为背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视角来解析社区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二者的联系中寻求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视角,思想政治教育学关注人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看来,有一个问题,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即当下我国的社区治理正陷入社区精神式微、社区意识匮乏的“德性”困境。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以来,和谐善治逐渐成为我国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和最高价值导向,社区的和谐善治必须是以德性化为指向的,需要社区精神提供道德支撑,但是,我国城市社区认同存在先天的不足,基于社区认同的社区精神式微已经成为制约社区和谐善治的瓶颈。同时,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自身也正因不能适应日益增多的社区新问题而陷入实效不足的困境中,不仅一般社区建设者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和能力,就连专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存在工作主体性不足的问题。

对待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把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社区建设的辅助力量,一是把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社区建设的组成部分。作为辅助力量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处在社区建设的外围,其成效如何不会被看作影响社区建设成效的主要因素,有被忽视的风险;作为组成部分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社区建设内在的精神基础,其成效如何也是衡量社区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在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上也存在两条路径,一条是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谈思想政治教育,按照传统的路径,继续探讨增强其实效的方式与方法;另一条是面对社区建设的新形势及其出现的问题而谈社区思想政

治教育,反思过去的方式与方法,根据新的形势,重新界定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前一条路径是在既定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外延上下功夫,后一条路径是对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内涵进行新思考,从而再推及其外延。将社区建设中出现的社区精神式微现象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困境一起作为社区建设本身出现的新问题,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契合,即社区精神的培养应是当前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使命,或者说,社区建设当前应以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主要手段,把加强社区精神的培养作为重要任务。加强以社区精神培养为着眼点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于是,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以社区精神培养为核心的研究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国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处于后政治动员型时期,遭遇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社区精神是社区共同体的核心要素,社区精神的匮乏是制约我国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障碍,社区精神在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和内容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重塑社区精神是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社区精神培养可以沿着融入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融入社区事务、融入社区主体活动等基本路径展开,逐步构建社区精神培养路径的新体系。

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和人的主体意识不断提高的形势下,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势在必行。本书从国家、社区共同体和社区社会关系三个层次上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结构进行了设计,从政治维稳、知识普及、道德提升、精神关怀和社会动员等方面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能进行了定位,并对可能出现的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功能,如个体发展、公共服务、社会监督等,进行了讨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在话语上要实现从政治话语到生活叙事的转型,在载体上需要以新思路进行总结、推广和创新。在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结构中,执政党应该发挥并加强核心作用建设,同时,加强其他社

区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开发与引导,创建全社会共同参与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模式。

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当然不是一个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它在持续涌现的新篇章中不断进步。先前的研究虽然不多,但也不乏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视角。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新和突破,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早期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或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不免囿于这一局限。本研究得以在新的基础上开展,得益于近几年来在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促进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新发展。对于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社区精神式微现象,从问题的发现、解释,到解决方案的探讨,无疑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新发展所造就的理论视野。本研究力图在对问题进行学理性解释的同时,也争取提出一些为实际工作者所参照的对策。本研究并不能穷尽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全部,但其所指涉的问题或许能有一些新意。

在质量和层次上不断提高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水平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持续关注。同时,社区作为共同体,它曾经是共同体概念的起源处,现在只是共同体的一个特例,对共同体的类型进行细致划分,对共同体特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深入研究,对共同体形成过程的历史规律进行分析,探讨共同体何以成为共同体,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促进共同体水平的提高,将促进以共同体为主题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走向深入。

目 录

绪论 1

- 一 问题的提出 1
- 二 研究对象 3
- 三 研究的意义 10
- 四 研究思路 14
- 五 研究方法 17

第一章 理论借鉴 22

- 一 前人的肩膀 22
- 二 新的支点 34

第二章 内涵解析 53

- 一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 54
- 二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术语的由来 67
- 三 现有界定的解读 69
- 四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新思考 72

第三章 历史变迁 81

- 一 历史分期 82
- 二 历史类型 94
- 三 经验教训 99

第四章 现实境遇 106

- 一 现实背景 106
- 二 问题与挑战 118
- 三 发展机遇 131

第五章 目标设计 138

- 一 巩固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 139
- 二 促进社区认同的形成和深化 140
- 三 提高社区和谐的水平 144

第六章 功能设计 149

- 一 基本功能 150
- 二 功能拓展 154

第七章 核心内容 161

- 一 内容结构 161
- 二 社区精神 164

第八章 主体建设 171

- 一 主体结构 171
- 二 社区党组织与党员在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175
- 三 其他社区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开发和引导 178
- 四 全社会共同参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 180

第九章 若干探讨 183

- 一 社区精神的培养路径 183
- 二 话语转型 196
- 三 载体建设 201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206

- 一 研究结论 206
- 二 研究特点 209
- 三 研究展望 210

参考文献 214

后记 222

绪 论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它是一个既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又有生动的社会实践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既是宏大的哲学问题,也是具体的对策问题。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在关于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辨中站稳学科的脚跟,更要在为社会问题开出具体的药方上体现存在的必要。这也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首先要能够解释和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进而才能找到其解决其他问题,并最终促进社会进步的方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只有在能够不断给予时代的需要以强力的回应中,才能获得认可。社区治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社会实践领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实践领域,因此,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在寻找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存在问题的根源,以及研究社区治理的需要的结合中获得发展。

一 问题的提出

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来讲,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我国将处于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城市社区的地位与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加速

社会发育、降低社会风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城市社区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历史重任,这是学术研究必须关注的重大实践领域。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角度来讲,首先存在着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艰巨挑战的事实,其次存在着人们对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质疑,被包围于社会的质疑声中,挣扎于较低性价比的工作实效的痛苦中,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本身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俗话说,打铁还得自身硬,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能否再有效组织起来?还能否再回应社区治理的重大社会实践?处于质疑中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关注城市社区治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联系实际的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动力和要求,能否在促进社区治理中展现实效是检验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生存必要性的试金石之一。

考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从其自身建设和服务于社区治理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考察其自身建设的有无问题,其次是其服务于社区治理的水平问题。长期以来,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受到实效不足问题的困扰,自身建设亟需加强,这也必然会影响到其服务于社区治理的水平,也就是说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自身建设和服务于社区治理两个方面都存在不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不足,关键在于,两个“不足”的结果是成为鞭策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的动力,还是恶性循环而造成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被弱化,即两个“不足”互为因果。如果两个“不足”可以互为因果,或者说听任这种状态的延续,则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可以忽略不计。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表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有意义的,它是社区治理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能够为社区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事实是,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既不想听任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被弱化,又在短期内无法迅速提高其效率。因此,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首先是解决自身建设中存在的不足问题,进而是解决提高服务于

社区治理的水平问题,二者是统一的。

纵览我国城市社区和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传统的以政治为主轴的整体性社会结构被不断地肢解,各自相对独立的以公共治理为主线的社会系统结构逐渐形成,以碎片化、异质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结构已经无法“容纳”传统式的以知识教条和政治宣传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此,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如何融归社会“母体”就成为亟需面对的课题。

二 研究对象

本研究把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研究对象,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对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思考,而非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和本质上展开纯理论的思辨。总的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学将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视为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将社区发展变化与社区居民的思想变化联系起来,力图通过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思想认识水平来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

本研究在实证调研中只考察了我国城市社区,从城乡社区比较的角度讲,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似乎更代表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方向,但是,我国城乡社区的变迁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农村社区以及城乡结合部社区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由于我国城乡结构呈现“二元性”,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许多情况也有很大差别。“城市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共同生活的最高的、即最复杂的形态。”^①具体来讲,本研究之所以以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其一,与农村社区相比,城市社区在未来民主政治文化的孕育、公民法治观念的培育、公民道德自律的养成、公民自治能力的培养、公民监督

^① [德]斐迪南·滕尼斯著,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1.

国家权力的能力提高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二,与农村社区相比,城市社区除了自然人以外,还存在大量的单位和组织,城市居民的异质性、个人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性、现代性和开放性等都与农村居民有着显著区别,由此决定的居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等一般也要强于农村社区居民。其三,我国农村社区的地域特征与成员归属感两者从历史传统上看就是结合自然的,重新培育认同感、增强凝聚力的问题基本不存在,而我国城市社区尚处在“需要促成一种由地理性的小区向有足够的互动和认同感的社区的过渡”的过程中。这里第一点是着眼于未来发展来讲的,城市社区代表了社区未来发展的方向。第二点着眼于现实状况来讲的,城市社区更加复杂。第三点是着眼于社区共同体的内在品质来讲的,我国城市社区认同尚未充分建立起来,从学理的角度来讲,还是不完整意义上的社区,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现状与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社区认同的培养和养成是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在未来很长时期的重要任务。因而,本研究把着眼点放在了城市社区上。

“社区”概念最早进入中国政府的管理视野是在 1986 年。是年,国家民政部开始倡导社区服务,起初的服务主体是民政对象。1987 年初,民政部将“城市社区服务”的对象由民政对象扩展到全体社区居民。“自此,‘社区’这个舶来语在中国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词语。”^①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基层治理逐渐成为社区发展形势的新需要,于是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到 2000 年城市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进。2004 年我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2006 年提出“建设和谐社区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和谐社区”四个字成为社区组织与居民的口头禅,自此,我国社区建设进入以“和谐社区”创建为基本目标的历史时期。上述历程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引起的社区变迁,也正是在这一变迁过程中,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遭遇了实效

^① 夏建中.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112.

性不足的困境,这一困境至今尚未根本改观。

城市社区在普通居民的日常体验中即是城市居民居住区,它是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等管理机构分不开的,在某种语境下,“社区”就是“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代名词。对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辖区范围内发生的现象的实证考察是本研究的重要经验基础。尽管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法定性质是居民自治组织,但是在普通居民眼里,社区居民委员会是街道办事处的下级组织,其是否“自治”并不是社区居民关心的问题,而其“行政”性质却包含于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工资待遇不如街道公务员的牢骚上,在学者的话语体系中,它经常被称为“半行政组织”。

对我国城市社区的考察可以循着“街居组织”所发挥作用的大小的历史沿革而展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街居组织主要负责对社会闲散人员进行管理,多数社会成员处于单位制的管理框架中,单位制行之有效地实现了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成员的全面控制,因而,街居组织的工作也就简单多了。在社会转型促使单位制消解的过程中,社区居民发生了由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角色变化,社区成员中的下岗失业和流动人口增加,街居组织的任务陡然加重。这就促使政府对街居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街居组织的职能与作用逐渐扩大与增强,成为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在我国的党政二元一体治理结构中,自然也有与街道和居民委员会相对应的党组织,但是就社区居民委员会而言,社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却随着人们对社区建设的认识而出现时而强调、时而弱化的现象,而社区基层党组织恰恰是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主体之一,是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者和引领者。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社会管理逐渐出现全能政府“失效”、万能市场“失灵”以及社会资本下降的情况,在社区,我们所能直观感受到的就是,逐层而设的铁窗护栏昭示着居民们对居住安全的担忧,居民对居住环境的安全卫生、绿化、美化以及对生活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则

忧虑管理的力不从心；新兴的社会组织面临生存与发展的举步维艰；多发的社会矛盾也经常和社区相连，种种问题接踵而来。

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在我国的大多数社区生活中居民之间还是彼此熟识、互相关照、互通有无，一切宛若社区概念的始创作者滕尼斯所描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社区逐渐苦于找不到过去的感觉，这一切似乎相差无几地出现在我国社会转型中的社区中。住房商品化改革带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深刻变革，即“从传统的‘行政规划区域’向现代的‘私有财产领地’、从‘熟人社区’向‘陌生人社区’的双重转变”^①。社区原有的状态被打破，对于多数忙碌于早出晚归的社区成员来说，真可谓“鸡犬之声相闻，人到老死不相往来”。其实人们并不是不想重新找到过去那种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然而，对于个体来讲，这一想法刚一萌芽，便沉寂在无奈中；对于街居组织来讲，一方面是大量呈现的社区事务甚或矛盾需要人们的参与来解决，一方面社会又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可以获得些许安慰的是，社会的碎片化是现代性的共同特征，如何整合之，则是对现代国家的共同挑战。然而，中国的社区治理刚刚起步，我们尚面对许多难题。例如，南京市某社区是本市第一个拥有室内游泳馆的新型商品房社区，其基础设施的完善可想而知，但是，该社区自居民大量入住以来的七年多时间里，业主委员会的选举始终不成功，截至 2017 年春天，南京城东某街道的 83 个社区中，仅有三个社区的业主委员会能够维持正常运转。

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解释，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角度来讲，还是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问题。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中硬件与软件的落差，反映的恰是人们的思想精神问题。对于居民委员会所主导的社区事务，人们因缺乏直接的利益关联而怠于参与，同时，居民的自组织能力也有待发展，业主委员会的组织能力和业主对业主委员会

^① 陈鹏. 住产权与社区政体[D]. 清华大学, 2012: 1.